



刻在红色石头上的记忆

□李德伟

访古探幽写洛阳



人们劳顿尽消，赏石戏蝶，吟诗诵赋，为一石奇特而感叹自然造化，因一回眸景移而浮想联翩。

这是一个麦海飘香的季节，车窗外，农人磨镰似的风儿沙沙掠过，不知不觉中，苍翠巍峨的万安山已经遥入眼帘。参加由伊川作协组织的万安山革命老区采风活动的30余名文学爱好者，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万安山脚下的片片记忆。

万安山，沟壑深险，巍峨壮观，一行人从南坡沿着被机械设备撕开的新路绕行而上，几名文友想实现攀爬欲望，竟然避开大路，朝着山顶的方向直插过去。初夏时节，太阳也许被虔诚的文友所感动，总是顺手扯来几块云彩给大地遮阴。

山，从南坡远看，植被不算茂密，坡度似乎也较为平缓，行进中，却依然有齐腰的绿藤野草、大石深坑，不小心的话总免不了磕磕绊绊。“好大的红岩！”顺着文友的一声惊呼望去，绿草丛中，果然有一块红色的石床进入眼帘，仔细看去，石床上竟有游丝般的花纹。这是战争年代的石上谈兵图，还是鲜艳如血的战旗？猛然间，当地文友解说的战争岁月一下子浮现眼前，刻在红色石头上的万安山永不熄灭的红色记忆！

此时，脚下已经无路。“披荆斩棘闯新路，不信高山不低头”，一种征服的欲望和另

辟蹊径的执著不约而同在大家心中涌起。抬头看，前面已是悬崖，向左，必然迂回绕道。“采风，采的就是别样心情；登山，登的就是未知之险。”同行的几位报社编辑这样鼓励大家，还有文友吟起了毛泽东的《十六字令》：“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……”笑谈间，我们避开悬崖的锋芒，绕至南坡左面，一块路标一样的巨石笔直地插在山腰。这仍是一块红色巨石，侧面望去，如将军挥刀身先士卒，山风绕过，似喊杀之声气贯长虹。这块“石刀”顶端呈方斜面，猛然间，我有种凛凛然顶天之气概，不顾登山之累，忘却脚下之险，将手中相机交与同行者，攀爬至“石刀”之顶，先烈的战刀辟出新天地，万安山下几多英雄忠魂，我用仰天高呼告诉山川，我用极目远望缅怀英灵。

许是站得高，我最先发现了通往山顶的小路，透过山脊犬牙交错的大石，望见山顶已是人影绰绰，那是先期到达的登攀者。山脊的大石，于无序中组成一面城墙，红色的石块或立或卧，有的如鹰击长空展翅欲飞，有的如斗牛弓背蓄势待发，有大如磨盘战鼓仍有隆隆之音，有的斜刺探出摇摇欲坠，难怪万安山又被称之为“大石山”，这红色大石就是一道天然屏障，傲视着一切来犯之敌。

“唱山歌哎……山歌好比春江水……”不知哪位从万安山北坡登顶的朋友，隔着山谷唱起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山歌，伊川文友中也有不甘示弱者，一名女文友立即以纯正甜美的歌喉回应，一时间，青山与蓝天之间余音不绝，采风渐入高潮，人们劳顿尽消，赏石戏蝶，吟诗诵赋，为一石奇特而感叹自然造化，因一回眸景移而浮想联翩。

“杨柳含烟细雨寒，洛阳城外万安山。刀过无声衣浸血，斜阳照在美人肩。”那个炮声隆隆的年代已经远去，午后的斜阳照在万安山山顶寺庙的石墙上，呈现出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一位穿红色衣裙的少女斜倚在墙角小憩，鬓角那细密的香汗来不及擦拭，心早已随着梦飞向远方。狂放血染的石墙，娇柔兰质的少女，这就是造物主对人间施舍，作为半个摄影家的我怎么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景致，在“咔、咔”的快门声中，刻入石头的记忆也刻进了我的记忆。

山下，满目金黄，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，麦浪在山脚打了旋，然后直奔山顶钻进裤脚，让人顿觉通体舒畅，下山的步子也变得轻盈如燕。农人的收获已经是看得见的饱满，文友的脑海中也装满了晶亮的灵感。

红的石，红的山，红色的追忆……

生活手记 >>>



一页页、一本本地“滚”过，痛苦和寂寞不但都被“滚”到了爪哇国，而且还滚出了“精气神”。

摔了一跤，腿骨折了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没办法，只能打了石膏，困在病床上。

通常人们对病床的印象是痛苦和呻吟，但偏偏有些人能在病床上播种意志，收获温馨。著名作家乔典运便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

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记起乔典运在20世纪留给我们的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，却不一定知道乔典运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。

新婚不久，医院诊断出乔典运得了肺结核，那时候叫“肺癆”，相当于现在的“癌”，是不治之症。医生对他说已经没几个月的活头了，想干啥就干点啥吧。乔典运最爱玩的是从山上往下滚石头。于是他每天带着新婚

病床上的感悟

□杨守智

妻子，捎上干粮和水便上了山，先滚大的，再滚小的，这个山头滚完了就再换个山头滚，每日乐此不疲。几个月下来，乔典运感觉不到自己“快死”的任何征兆，就到医院去问，一经检查，好多人惊出了一身汗——他的病基本上好了！

人们说，有很多人不是病死了，而是被病吓死了，人怕病和病怕人的结果迥然不同，乔典运的经历恰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。

我骨折了，自然上不得山，滚不了石头，但我却能“滚”书本，一页页、一本本地“滚”过，痛苦和寂寞不但都被“滚”到了爪哇国，而且还滚出了“精气神”。平日里没有闲暇阅读的书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，读得神清气

爽，悦目宣心；平日无暇完成的约稿，一篇篇写了出来，皱眉捻须间，既还了朋友的文债，又有了小小的收获，不知不觉间，肿消了，痛减了，能够拄杖下床了。

病床上，品味到的亲情和友情更甜蜜、快乐、醇香。早已满头华发的老大姐，把一束鲜花放在我的床头后，坐下来，拉起我的双手，眯眼看了一会，说：“该剪指甲了。”剪完手指甲，她又抱起我的脚，剪起了脚趾甲……百里之外的朋友也发来了问候短信：“惦记无形，却很甜蜜；问候平常，却很温暖；亲情无形，却很珍贵；祝福简单，情意缠绵……”

病中，不是冷雨敲窗；病中一定要蓬勃阳刚。

爱情物语 >>>



不要抓得太紧，也不要握得太松，给对方足够的时间、空间，这就是婚姻。

试想这样一个画面——一座由亿万粒沙子聚集而成的塔堆放在你面前，塔基的沙子开始出现松动，并且不断地分散、流失，一个巨大的塔在瞬间便轰然倒塌。这是一个何其悲壮的场面。

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女儿在出嫁前请教自己的母亲，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婚姻。母亲笑而不答，只是用双手轻轻捧起一把沙子，沙粒整齐地堆放在母亲的手心，像一个尖尖的小丘。忽然，母亲紧握住十个手指，沙子迅速地撒落。母亲说，婚姻就像手心的这一捧沙子，你握得太紧，它就会撒落，只有摊开手掌才能抓得更多。

不要抓得太紧，也不要握得太松，给对方足够的时间、空间，这就是婚姻。这个让无数人伤感、痛心和难以把握的东西，解释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

永远不要把婚姻看作一张只写了两个

人名字的纸，婚姻就像由无数粒沙子聚成的塔，需要经年的堆砌与累积。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，婚后的爱情有机地融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并且失去了恋爱最初的光芒和繁华。就像是无数粒毫无光泽与生机的沙子，经过长期的风化，只剩下洗尽铅华的真实与普通。

但即使这平实的婚姻，也来得不得半点松弛与懈怠。就像堆砌成塔的沙粒，既然有缘聚合，就难免会不停地冲撞与磨擦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需要双方的接纳与忍耐，容不得任何一方的退缩与回避。婚姻是一潭水，总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波澜才会生动起来，但这波澜只是修饰与点缀，任何风吹草动，任何一方的放弃与逼迫，都会让婚姻之塔倒塌。

就像堆砌成婚姻之塔的沙粒，在经年的堆砌与磨合中，无所谓谁上谁下，谁排在左右，近乎琐碎的生活中，不要只看到

挤压与碰撞，而要努力地用数十年的工夫去有机组合，堆砌好婚姻之塔。朱德庸说，爱情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闭着眼睛的游戏，如果有一人睁开了眼睛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这句话也许有一些夸张，但很多时候，婚姻当中确实需要闭上一只眼睛，用欣赏的眼光去品味和发现对方。

建好一座塔需要几十年的艰辛与磨难，而摧毁一座塔却往往只在一瞬间。即使身处沙漠，只要心中有了绿洲，前方的路也会充满希望，婚姻同样如此。在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中，把风霜雨雪当作一种修饰与点缀，可以疲惫了心情和表情，但永远不要忘记为婚姻之塔添砖加瓦。不要忽略婚姻中的每一粒沙子，因为任何倦怠与忽略都可以使婚姻之塔彻底倒塌。

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。最先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一个智者，并且是婚姻生活中的佼佼者。

婚姻就像沙做的塔

□方益松